

# 劉偉強 美國拍戲好艱辛



導演劉偉強 伍麗微攝

擅拍黑幫警匪片的劉偉強，近年戲路愈來愈廣，最新電影回歸黑幫類型，但背景由香港跳到美國紐約，講偷渡到美國的華人因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加入唐人街皇后區的惡勢力「青龍幫」的經歷。故事改編紐約黑幫真人真事，表面講青龍幫如何為非作歹、稱霸唐人街，事實上也道出早年非法移民的辛酸血淚史。

如同這群偷渡客般，劉偉強今次飄洋過海拍戲也遭遇種種辛酸，異鄉人在紐約，除了硬着頭皮頂硬上，似乎沒有更多選擇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新戲《青龍》，在美國取景、拍攝，題材本身難不倒劉偉強，但美國的拍攝制度、公會制度卻讓他很無奈，而五百萬美金的製作金額無疑更是雪上加霜，讓他頭痛不已。因而透過拉長前期準備、縮短拍攝時間完成電影後，劉偉強很坦率地說，「拍完很proud of這部戲，因為唐人街的圈子很小，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拍戲，我不理票房最後好不好，但這場仗打得很漂亮，讓很多人跌眼鏡，畢竟兩條友在紐約以很少的預算完成了一部戲。」

是的，《青龍》採用雙導演方式，由劉偉強與盧弘軒一同導演，前者負責拍攝，後者負責溝通、照顧演員，按劉偉強的說法，盧弘軒在國外讀書，英語講得好，可以「以鬼制鬼」。

## 低成本高規格

香港拍戲導演最大，習慣了掌控全局的劉偉強，不太適應美國拍戲常常要開會。「他們很喜歡開會，所以為甚麼需要多一個導演和他們討論，我不太喜歡開會，只喜歡拍戲。」但作為導演，多麼不喜歡都好，也無法逃避，每天五點過後，他總是把全部人叫來，先開瓶酒，讓美術部、攝影組、製作部等工作人員一次過把問題說清楚。「我在這方面做得挺好的。」他忍不住笑起來。

拍《青龍》最大的挑戰是預算。五百萬美金，以香港電影的標準來衡量，算是中高成本的戲了，但在美國，則連拍一集電視劇都不夠，更遑論拍電影。「這是很低成本的電影，你看的時候可能覺得很大場面，當然啦，這也是為甚麼我常說不成正比。」因而很多人在得知他拿着五百萬來拍戲，都笑他「你傻嘍？」有些甚至勸他用多倫多來扮紐約。

「No！」劉偉強斬釘截鐵地說，「來到紐約當然就是在紐約拍，故事也是在紐約發生，為甚麼要去其他地方拍？拍出來的味道會不一樣，所以我們很堅持在紐約拍，但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。」首當其衝是錢不夠，紐約拍戲非常貴，為了節約成本，他們一行人花了很多時間修改劇本及看景。「這部戲的難度在於它不是現代片，而是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事，所以要花很多時間去看地方。」以往香港拍戲，可以模擬很多場景，但在五百萬的前提下，沒有多餘的錢可以使用，所以他很倚賴美術指導，經常開

他「到底八十年代是不是這樣？」

幸好他請了一個值得信賴的美術指導，六十多歲，在唐人街出生，很熟悉紐約，也知道黑幫的故事。「得唔得？要如何用最少的錢做到？」這句話一直掛在劉偉強嘴邊。開場小朋友們被人追的地方、學校、酒家等，一個又一個充滿年代感的地方，都在美術指導的配合下呈現出來。

## 公會制度玩死人

解決了取景，導演又在拍攝日子上下功夫，原本預計拍攝三十日，計算一下，超支了，因而他盡量調度，前期花很多時間和攝影師、燈光師討論，演員一埋位即刻拍。「我這次的拍法很新，在現場你不會看見很大的燈，基本上有人調好所有東西，進去就可以拍，變相可以縮短很多時間。」現場進度很快，通常電影一天會拍十二小時，但這次除了前幾天要花十多小時拍攝外，之後每天拍七、八小時就收工。

拍攝現場除了演員、工作人員外，還有很多無關痛癢的人看着，「他們睇我點死。」甚至連投資公司的製片人也這樣，「他們覺得自己不會輸，一部五百萬的電影，不上戲院，在美國只發行DVD已經OK，還有direct tv、iTune、cable tv、賣給歐洲等，其實他們已經在笑。他們的網絡很廣泛，所以他們很高興有人答應用五百萬拍戲，他們的如意算盤打得很好。」但他也不負眾望，最後用了二十二天便完成拍攝，而且有模有樣，電影十一月在多倫多開始上映，參加了很多影展，成績不俗。

不過講到美國的公會制度，他又咬牙切齒，非常無奈。「你知道美國很多公會，每個部門都是公會，攝影、道具都是公會，art director也是公會，比如我拍到這裡，想拿走一個道具，就有人說『副導演不能拿，要道具人員才能拿。』這些事發生過好多次，讓我有點不舒服，當時我的反應就是，喂，我拍這裡，那個道具人員很遠，叫他拿一下道具要五分鐘，五分鐘我都可以拍完了，但他們不會理這些，就一直投訴，有時真的很攪。」香港拍戲用臨時演員很平常，但在美國則規定臨時演員也要用公會的人，「如果我們不用公會的人，公會可能會來圍我們，抗議我們不用他們的人，美國好興嘍，尤其紐約很流行請公會的人來幫忙。」而公會的人比一般人收費貴，「他們有很多『無間道』的人來看你會否用



很多非公會的人來拍戲，好衰，就像我用一些臨時演員，會有演員公會的人看着你，時不時又有攝影公會的人來看，叫我不要請『非法勞工』，太可惡了，我一見到就攪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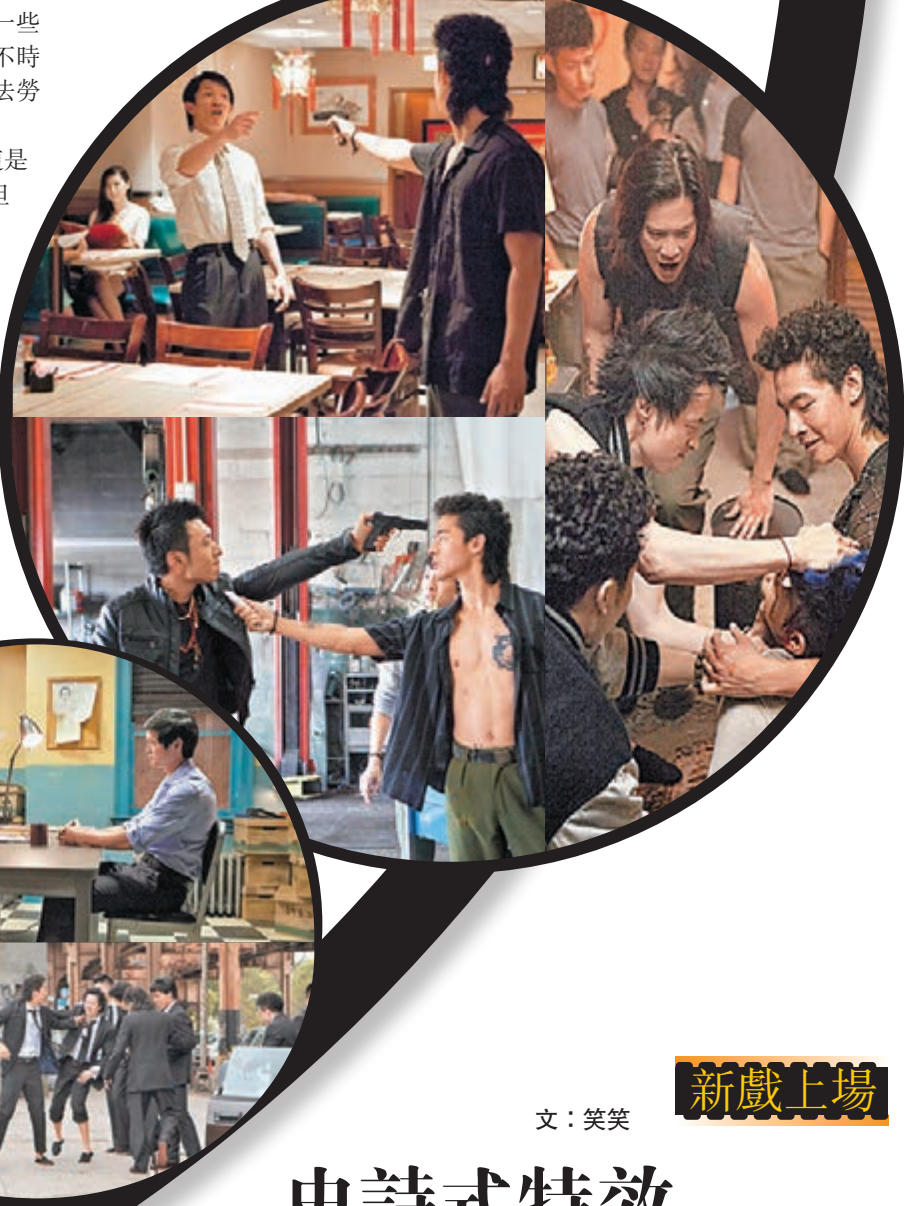
「唉，有時真的被激死，但也要適應，這是他的制度，問題是我們有幾多錢界公會？但你在美國拍戲沒辦法啊，只能拍快一點。」

## 華人總被歧視

紐約的城市結構很特別，每年數以萬計的非法移民來到這個地方，希望可以找到一個生存空間。電影裡男主角辛尼問蛇頭媽媽為甚麼要帶他來到這裡，讓他進入痛不欲生的青龍幫，蛇頭媽媽回答：「這就是我的美國夢。」多少人為了一個美國夢而遠走他鄉、客死異鄉，彷彿這就是命。「這部戲好像是說黑幫，其實是講非法移民，他們是否真的有好生活？」如同反問自己，去美國拍戲是否真的很好？

「拍戲不是那麼容易，拍戲很難的，尤其是一個香港人去異地，為甚麼要請你一個香港人？美國沒有導演嗎？我們也被歧視。美國社會白人行先，黑人、紅人（印度）、墨西哥人，才到華人，我們地位真的很低。」

那還會再拍嗎？「為甚麼不？男兒志在四方嘛。」



## 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## 史詩式特效

# 《出埃及記：神王帝國》

近日上映的《出埃及記：神王帝國》是繼《上帝之子》後今年又一改編自聖經故事的電影，劇情聚焦在摩西與兄弟反目成仇，率四十萬希伯來人跨過紅海，重回迦南。摩西分紅海的故事相信大部分人都略知一二，但再熟悉的故事交到導演列尼史葛（Ridley Scott）手上，都總會有驚喜。列尼史葛擅長利用特技建構畫面，前作《帝國驕雄》、《羅維米修斯》等大製作已經讓人震撼不已，今次講到摩西，有十災、紅海、大神像，仲有千軍萬馬等激戰場景，具備所有大場面元素，以其個性又點會甘於不玩特技。

電影圍繞摩西身世、兄弟反目等事蹟加以渲染，劇情中規中矩，算是忠於原著。不同於《上帝之子》耶穌行神蹟、為世人犧牲凸顯神大愛的設定，《出埃及記》裡的神因法老王自大傲慢、建立神像、殘害希伯來人，遂降下十災，懲罰埃及子民，神的形象從一貫的慈愛溫柔變得嚴肅不已，連摩西對其舉措都不甚認同。於是，摩西與兄弟的矛盾及其與神的對立關係都甚為緊張，引起一波波高潮，加上他本是希伯來人，因緣際會成為埃及王子，再憑一己信念衝擊整個埃及王朝，劇力與張力都十分到位。

不過最出彩之處還是特效的運用，電影多個特闊鏡頭震撼十足，包括摩西從高處向下眺望埃及城內災難處處，千萬士兵追逐逃難的希伯來人，數十萬人橫跨紅海的壯觀場景，波瀾壯闊，引人入勝。而埃及城內興建多個神像的畫面，亦叫人眼前一亮，幾百呎高的神像矗立眼前，旁邊如螞蟻般的勞工走走停停，大概只有電影畫面才能呈現如此巨大對比的視覺效果。

導演強調，自己非常喜歡大製作，因為規模小的電影所花的時間與大規模電影相差無幾，因而他更樂於拍大規模電影。此片宗教色彩不太濃烈，除了按原著劇情推演外，導演並沒有過於渲染基督之愛，反而更突出摩西的精悍、掙扎。雖說以特效營造氣勢磅礴的氛圍，但導演說，全片2/3乃實景拍攝，僅1/3用上特效，譬如先做出30呎的神像，再利用電腦將其放大至200呎；又在英國片廠搭建多個宮殿、會議廳，到西班牙阿爾梅里亞及加那利群島的富埃特文圖拉島實地取景等。

不過，片中神以小孩形象現身則有點格格不入，對上摩西高大精壯的體型，略欠說服力，而其來無影去無蹤、突然現身的舉措，也過於鬼魅，頗為嚇人。



## 影訊

# 長影與港人關係密切

早前吉林省電影家協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長春閉幕，畢述林當選為吉林省電影家協會第六屆主席團主席，王福安、劉毅、李慶輝、宋江波、宮喜斌、雷獻禾等六人當選為副主席。多位著名老電影藝術家出席了本次大會。與會期間，記者對幾位老藝術家進行了採訪。

1961年先後在《達吉和她的父親》、《兩家人》、《路考》、《特快列車》、《艷陽天》等影片中飾演主角或重要角色的著名電影藝術家陳學潔說：「我在長影工作了五十多年，在長影拍完《達吉和她的父親》，我出名以後也有很多香港影迷朋友給我寫信。雖然時隔五十多年，我仍然很感謝他們，當時他們給我的感動至今回想起來心裡還暖洋洋的，我在長影工作五十年間，長影出了很多在國內甚至在國際上比較出名的影片，尤其是改制之後也有好幾部和香港一起合作的影片，在國內反響蠻大的。」對於香港電影，她表示：「香港的武打影片讓我印象特別深，我覺得這種武打影片對長影廠來說也是很好的借鑒學習。」

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、國家一級導演，著名電影藝術家常彥曾成功導演《保密局的槍聲》，獲1979年文化部優秀影片獎，長影小百花獎及最佳攝影獎。1983年導演影片《在被告後面》，該片獲1984年文化部優秀影片一等獎。1985年，其導演的《路邊吉他隊》獲長影小百花獎優秀影片獎、最佳導演獎。他說：「八十年代初期，我在拍電影的時候涉及到香港，但我去不了香港，只能在內地想辦法，在廣州拍一些景色代替香港，另外又請求香港的朋友們幫忙拍點素材，比如一些街景、出租車、機場的鏡頭，我就把這些素材剪接到我的片子上。那時候沒那條件，去不了，現在好了，香港電影朋友來內地交流很方便。所以我覺得香港電影朋友和內地電影朋友的合作將會愈來愈緊密，因為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條件了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張睿航

## 對照記

# 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《大都會》

文：勇先



2014年11月是電視工業發展一個新里程。隨着香港電視的啟播，亦把一台獨大不知多少年的無綫帶回競爭時代。在這起點上，我們亦見到新舊思維的反差：前者敢於挑戰常規，拍攝屬於香港人的首部政治電視劇《選戰》；後者繼續以「冷飯當盛宴」推出《名門暗戰》。老實說，要講這類家門恩怨的港產劇，識睇，一定睇《大都會》。

1988年的《大都會》，講的其實是名門望族的家族暗戰。當年無綫偶爾也拍攝一些傾盡台前幕後大卡士的五集短劇，此乃其一。鄭少秋、汪明荃、呂良偉、劉嘉玲、周星馳……能數得出的當時一線演員，都在劇中出現，就連當時已屬當紅小生的梁朝偉，也成為首集便因交通意外身亡的大配角，可知故事角色之多，根本不容眾星擁有均等的出場時間。

故事的賣點，當然是源於香港人的「八卦」心理，喜歡看衣冠楚楚的名人背後如何藏污納垢。但《大都會》能成為這類家門劇的經典，在於演員選角的破格，叫觀眾耳目一新，如以向來在戲中「忠直到有朋友」的鄭少秋和汪明荃，飾演機關算盡、一心吞併家族產業的鄭世昌和凌敏兒便屬妙筆。事實上憑鄭、汪二人在電視台累積多年的正面形象，演出這些奸險角色，在觀眾眼中，反能凸顯出名門望族那種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的荒謬感……始終奸人沒有好樣，才算寫實。

或許在以往的日子，普遍香港人生活草根，傳媒亦沒有報道太多家門家族的新聞，故當年大家對上流社會的虛榮與黑暗充滿好奇，並喜歡透過這類家門恩怨劇，來窺看富人的世界。然而廿幾年過後，當世界已變了不知幾回，現實早已比劇集更離奇和引人入勝，而且資訊流通到一個地步是我們隨意上網或翻閱報紙，連某富二代的性傾向或生活的一舉一動，都了如指掌。今天傳統電視台竟然還可以煞有介事，為大家族的兩代為利益鬥爭、「大婆二奶」在暗戰鬥火這些老套情節大做文章，然後自說自話的黎耀祥劇力萬鈞和岳華演技一流……等於人家嫌食材不新鮮，而你卻不斷硬sell侍應的服務好，大概這就是今天免費電視與觀眾（特別是年輕一代）距離愈來愈遠的原因了。